

D O P P L E R

我 不 喜 欢 人 类，
我 想 住 进 森 林

[挪] 阿澜·卢 著
宁蒙 译

E R L E N D I D E

 四川文艺出版社

D O P P L E R

我 不 喜 欢 人 类，

我 想 住 进 森 林

[挪] 阿澜·卢 — 著
宁蒙 — 译

E R L E N D L O E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喜欢人类,我想住进森林/(挪)阿澜·卢著;
宁蒙译. 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20.1
ISBN 978-7-5411-5539-0

I. ①我… II. ①阿… ②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挪
威—现代 IV. ① 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29300 号

Doppler by Erlend Loe
Copyright Erlend Loe 2004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©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-2019-573

WO BU XI HUAN REN LEI WO XIANG ZHU JIN SEN LIN

我不喜欢人类,我想住进森林

[挪威]阿澜·卢著 宁蒙译

出品人 张庆宁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陈润路 燕啸波
装帧设计 TOPIC DESIGN
责任校对 汪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读者服务 028-8625930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0mm 开 本 32开
印 张 5.5 字 数 105千
版 次 2020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539-0
定 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010-82069336

I am so glad to have
some of my books translated
into chinese, and I would
like to come back and meet
some readers sometime.

In the meantime -
ride your bike and be
happy. Erland



大魚讀品

BIG FISH BOOKS

我是自行车手。

让日常阅读成为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。

我是丈夫、父亲、儿子和员工。

还是房产所有者。

以及一堆其他身份。

我想逃。

森林可爱黑暗且深。

但我必须信守承诺。

睡前还有长路要走。

睡前还有长路要走。

——罗伯特·弗罗斯特

目
录

801	十一月
042	十二月
097	一月
100	二月
117	三月
132	四月和五月

十一月

我的父亲死了。

昨天我手刃了一头驼鹿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不是它就是我。我饿坏了。其实我都开始瘦了。前一夜我在山下的玛丽谷，从一处院子里取稻草。我用我的刀割开稻草垛，装满背包，然后睡了一会儿。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起身来到营地东侧的洼地里，在一个预先选好的地方铺下稻草作饵，早就认定那是绝佳的藏身之处。之后我趴在洼地边缘守了几个小时。我知道这里有驼鹿出没。我见过它们。它们甚至一直走到帐篷边。它们在山坡上游荡，多多少少跟着自己理性的直觉。总是在路上——这些驼鹿。它们似乎相

信别处会更好。它们或许是对的。最后总算来了一头，身后跟着小鹿。小鹿也在，让我有些意外。预想的情况中没有它。但是它在。风向绝佳。我用嘴叼着刀子，不是小刀，是大的，一把大刀，等待着。驼鹿慢悠悠朝我踱来。时不时在乱石堆和洼地里的小桦树上啃上两口。最后它站到那儿。就在我脚下。真他妈大。驼鹿都很大。总是容易忘记它们有多大。于是我跳到它背上。我当然已经在脑子里把过程演练了十几遍。我预料到它不喜欢这样，它要逃跑。确实如此。但还没等它加速，我已经把刀子插进了它的脑袋。就这么一下子，刀子穿过驼鹿脑壳扎进脑仁，就这么插在那儿像一顶奇怪的小帽子。我跳下来爬上一块大石头，看着那头驼鹿回顾自己的一生：所有饮食无忧的美好时光、阳光充足的慵懒夏日、秋后与公鹿之间的短暂爱情，以及之后的寂寞；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喜悦，但还有早年冬季的疲惫，以及烦躁——据我所知这是最不安的因素，得以逃离这些因素或许对它来说是种解脱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它倒下前短暂的几秒钟内。

我站在那儿看了它一会儿，还有那头没有逃跑的小鹿，它就站在已死去的母亲跟前，并不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感到一阵不快且陌生的兴奋。虽然我已经在儿露宿

多时，但这还是我第一次杀戮，这下我可杀了头大动物，挪威最大的动物，大概吧。兴奋与我的良知斗争着，我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利用了大自然，很可能索取的比我能够归还的多，反正短期内是这样，这让我很不喜欢。事物之间本应是平衡的。但饥饿就是饥饿，我宁可以后再报答。我这么想着，从石头上跳下来，赶走幼鹿，之后才从驼鹿的脑颅上抽出刀子，把死去的驼鹿开膛破肚。一大堆内脏滚了出来，我切下一块肚腩生吃了。当时当场。印第安人做派。之后我尽可能多地切了一些趁手的小块儿，运到帐篷，从那儿拿来斧子，把剩下的驼鹿给劈了。天黑前我把整头动物都运到了营地。我用篝火煎了大块的肉，几星期以来头一回吃了顿饱的。剩下的肉我都挂到前几天造好的原始熏炉里熏着。然后我就睡了。

今天醒来的时候，听见小鹿在帐篷外。我还能听见它在。不敢起床。我没法正视它的眼睛。

我也不能就这么躺着。我需要牛奶。脱脂牛奶。没有牛奶我运转不良。我会变得烦躁易怒。我很清楚自己必须下山混迹人群才能搞到牛奶。我只好不得已而为之，牛奶非要不

可。于是我像个正常人那样下山来到宇乐沃球场¹。以前不说每天吧，也算是经常去，但自从我——好吧，怎么说呢，自从我搬到森林里来以后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么做了，我住在森林里——我去那儿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原因之一是我没钱，之二是不想和人打交道。他们特让我反感。越来越这样。但牛奶我非要不可。我父亲也喝牛奶。但现在他死了。

我能不断听见小鹿在帐篷外的声音。它用一种活跃吵闹的方式报复我。它想把我逼疯。我却钻进睡袋更深处，并系紧袋口，我和身外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空洞。我出不去，世界也进不来，我像婴儿般悄无声息若无其事地躺了一阵。但小鹿并不罢休。它就一直站着，站着。于是我就得撒尿了。老天，那不过是头幼鹿，我自言自语。为什么我，一个成年男人，要为杀死一头驼鹿而良心不安？这是物竞天择。这头小鹿必须学会这个，它应该感到高兴，教给它的是我，多普勒。如果是另一个更不择手段的家伙，可能连它一起都捎带了。

我出去撒尿。总是去同一个地方。在帐篷后面的平石板上。通常我能从那儿眺望整座城市和峡湾，但现在不行，因

1. 宇乐沃球场，挪威国家足球场，挪威国家队和奥斯陆瓦勒伦加队的主场。

为有雾。完全忽视小鹿的存在。我就是简简单单地当它不在那儿。我撒尿时它紧张地跟着。我试图背对它，但它肯定瞥到了一眼，并且还没看够。它挪了几步，换了个角度观察。我转开，但小鹿跟着转。就好像它要确认自己没看走眼。跟所有那些人一样。这就是我人生的传奇。好吧，见鬼去，我说着话转向它，裤子挂到膝盖，手举在空中。看呀，我说，现在好了？看够了吗？满意了？

但那个无礼的小畜生并不满意。它瞪我。对于来自驼鹿的侮辱，我的容忍度是有限的。斧子插在一棵树上，伸手就能够到，我抄起它用足力气朝小鹿挥去。它往边上一躲，然后跑进树丛。

生活教会我欲盖弥彰的道理，所以还不如趁早交代：我有一根大棒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我有一柄——不说巨形吧——也算得上出众的生殖器。

简而言之，一根大屌。

我一直随身携带。它很大。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。又长又重。还粗。总的来说就是大。

学校里他们叫我大屌多普勒。

好在已是多年前。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受此困扰。但这曾是我的隐痛。我本来有很多其他特点希望别人关注。

大扁多普勒。

其实再次想起这些让我非常恼火。我已经不想它很久了。该死的驼鹿。它要是再回来，看我不砍掉它的脑袋。

昨天我没喝到牛奶。我花了一整天追踪那头该死的小鹿。我把它唬进森林之后不久它又跑了回来。让我恼火的是它在帐篷外站了几个小时。它跟山下松恩湖高中的学生没什么两样——那个看上去可以抚平一切创伤的地方。我年复一年骑车经过那里。现在要是我乐意并且没有雾的话，拿个望远镜就能看见。学生们总是站在角落里，用一种尴尬不安的方式流连着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直到上课铃响。要是小鹿能搞到烟，它一定二话不说就抽上了。它独自留在世上，开始渐渐意识到世界是残酷的，它看不到任何未来和活着的意义。它把挫折感发泄到我身上当然是不成熟的，但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它还只是个孩子。

过不多久我的耐性就空槽了，管它是不是孩子。我非常冷静地穿上夹克衫，手举斧子冲了出去，但是小畜生又逃跑